

第三十三回 假正直執法誅親弟 真僥倖飛劍斲吳方

話說眾將歸營，到了右軍，見松筠帶著眾軍士們，賭跳濠溝耍子。他現在陸營聽差，統帶著了一千五百人，紮在右軍，離水寨不遠。眾將中有些與松筠在家中平時相識的，就上前見禮，松筠請眾將到了右營，寒暄幾句，問眾將從何而來？眾將就把剛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有幾個就竄撥松筠去偷營，又恭維幾句。松筠原是個小孩子，那裡知道利害？只說非他不可，又顯本領，又立了頭功，這種便宜，那裡去尋？就一口承應。眾將各回本營。

松筠到晚飽餐一頓只帶了五百親兵馬隊，一色的大砍刀，出營去了。趕到苗營，自己當先發一聲喊，拔開鹿角，一擁而入。苗兵在睡夢中不曾防備，被他們踹進中軍，也殺死他多少苗子。究竟寡不敵眾，苗兵越殺越多，將他五百人裹在中間，海寇水軍也擂鼓放炮的助威。

松筠帶著五百人，一馬當先，一口刀左右衝突，無如殺不盡的苗蠻，竟不能脫圍而走。再說陸營夜巡官報到中軍，說松二少爺領自己親軍殺出去了，墨卿大驚，一面著人打聽，一面飛報水軍。

寶珠聞報大怒，意欲不救，紫雲再三勸解道：「如有失誤，回去怎麼見太太呢？」就硬做主，傳說出去，吩咐松勇領兵，星飛去接應。松勇遵令上岸，坐馬提刀，領了一千兵，飛奔前去。到賊營一望，見西北上無數苗兵圍繞，遠望裡邊，好象沒多幾個官兵似的，松勇心慌，就奮力的直衝進來。有些兵將來擋，松勇這一口刀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好不利害。人少處恐有埋伏，反望人多處直撞，苗兵紛紛倒退，一直殺到西北角，衝進重圍。松筠正在狼狽，一見松勇，心中大喜，合攏了一齊殺出。苗兵知道松勇利害，倒讓出路來，二人帶著兵突圍而去。松筠回營，查點軍士，已少一百多人。松勇吩咐各軍歸隊，自己上船復命。

次日一早，寶珠傳鼓聚將，各官參見，侍立兩旁。寶珠取了一支令箭，對中軍道：「你去陸營稟知副帥，將松筠捆縛前來聽令。」中軍答應一聲，眾將個個耽驚。紫雲在內聽見，唬得慌，伏在後艙細聽。中軍帶了捆綁手上岸，到大營見了墨卿，稟明提松筠的話，驗了令箭，中軍帶人到右軍去了。墨卿知道光景不妙，忙上馬趕到水營，中軍已將松筠捆上船來，推進艙中跪下。

寶珠將桌案一拍，喝道：「大膽的東西，你敢擅自出兵，亂我軍法，與我斬訖報來！」左右答應如雷，將松筠擁上船頭。紫雲都唬呆了，又不好出來，空自著急。這裡眾將一齊跪下道：「請元帥暫息虎威，小將軍不遵軍令，理宜制罪。但年紀方輕，不諳軍律，求元帥原情饒恕。」寶珠道：「國法俱在，何敢徇私？諸公不必多贅。」眾將默然。

澎湖總鎮劉斌暗想：「是我們叫他去的，今日殺他，我等如何過意？」又跪上前求道：「未曾出兵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。元帥一定要殺松筠，恐眾將寒心，不肯用命。」寶珠臉一沉道：「胡說，左右與我亂棒打出去！」劉斌原是一個直漢，大叫道：「松筠係末將等攬掇他去的，元帥要殺松筠，先斬末將。」

寶珠大怒，喝道：「綁了！」左右上前動手。劉斌喊道：「元帥恩典，容劉斌望闕謝恩。」寶珠冷笑道：「不配你。」左右早將劉斌綁縛，推上船頭去了，眾人誰敢開口？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李墨卿已到，上前相見。有人在一旁設了座頭，墨卿坐下道：「松筠原該斬首，但小孩子家不知道事體，著他代罪立功罷。」寶珠道：「他在陸營，足下不能約束，及至回來，今天也不究罪，我是不能象你這種大度包容。」墨卿道：「你殺了他，回去如何見姑母呢？」

寶珠厲聲道：「如你的說法，外人犯法，就過不去，自己家裡人，僅管犯罪的了？你可知道個王法無親嗎？在家裡，我知道有母親，在軍中，我就知道有主子了。」將桌案亂拍道：「快斬快斬！不必遲延取罪。」刀斧手只是遲延，不敢下手。忽見邊巡來報緊急軍情，寶珠傳進，跪下道：「稟元帥，苗營分了一支人馬，抄小路殺奔汀州府去了，守將總兵官王宏有文書告急。」

寶珠大驚道：「汀州是我軍屯糧之所，倘有疏虞，我軍危矣。」墨卿道：「著人去救才好呢。」眾將又跪上去道：「就著小將軍去接應，如其有誤，二罪俱發。」寶珠起初不肯，眾將又再苦求，做個人情，教推轉來。松筠、劉斌進艙跪下，謝不殺之恩，寶珠道：「不看諸公情面，今日必定難饒。」

吩咐捆打四十軍棍，以警將來。左右打完，寶珠取出一支令箭，喚道：「帳前副都統木納庵聽令！你同松筠領馬步兵一萬，飛奔去救，遠遠紮營，不可妄動。苗兵攻城，你就起兵，故作襲他後隊，他自然不敢向前。待本帥破了他後隊，那邊自然解圍。」二人遵命去了。

寶珠還不放心，又差兩員副將，帶三千人繼進，如其那裡無事，就不必出頭，有事再去接應。寶珠吩咐畢，墨卿起身，寶珠送出船頭，眾將各散。寶珠回到房艙坐定，紫雲送上茶來，寶珠接杯在手，對他一笑。紫雲道：「今天卻把我嚇壞了，你怎過意？自家兄弟，何苦如此！」

寶珠長歎一聲道：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知我者自當諒我苦衷也。」就悶悶的歪在炕上。紫雲同他頑笑，也不言語。紫雲知他心事，想了些閒話，替他排遣。再說海寇邱廉，因幾次不曾得利，滿腹躊躇，看這小孩子，倒會守老營，就是水陸兩軍，都還調度有法，年紀雖輕，很有本領。集眾將商議，說：「姓松的這孩子，倒是個勁敵，諸位將軍，有何奇計？」

前鋒大將吳方忿然道：「王駕為何長他人之志氣，滅自己之威風！小將願領二十隻戰船，一千軍士，斬開水關，殺他一陣。」邱廉點首道：「全仗諸君奮勇。」吳方跳在小船，帶著一千賊兵，趁著順風，扯起滿篷，望上流頭飛來。前營官兵報到中軍，寶珠親自出營，見對面小船如箭而發，已到水關。寶珠吩咐松勇，不許亂動，就在松勇耳邊說了幾句。

賊船到了水關面前，發聲喊，起來斬關，松勇已著水軍拽起千癮索，鐵鏈上俱是四須鐵鉤，將賊船鉤定，進退兩難。又將些火炮噴筒，一齊放去，賊兵大亂，支持不住，連吳方都慌，只得跳下水走了。眾軍逃去一半，其餘死傷甚多，二十隻船，一隻也沒有回去。吳方回營請罪，邱廉頗為不樂。吳方道：「王駕休得動怒，今夜三更，小將前去將松小孩首級取來見駕。」邱廉道：「將軍不可造次。孤看松帥，智勇足備，防護必嚴。」吳方道：「王駕勿憂，小將自有方略。」

這邊寶珠得勝，吩咐眾將道：「賊人必不甘心，今夜各宜準備防護。」傳令不許解甲。用過晚膳，傳了夜巡進來，叮囑一番，自己坐在房艙，點了一對大蠟燭。紫雲歪在炕上，聽得夜巡放炮搖鈴，眾軍已打三鼓，此時人聲都寂，寸門無響。紫雲送了一杯茶，才坐下來，忽聽頂篷上咯吱一聲，對寶珠道：「聽見沒有？誰在上邊走路呢。」寶珠道：「誰敢在上邊走路？」

響了一響。寶珠道：「是刺客！」

紫雲滿身發抖道：「怎麼好呢！叫醒了綠雲罷。」寶珠道：「別要忙，你快出去喚松勇進來。」紫雲道：「我不敢去。」寶珠著急道：「無用的東西，怕什麼！在房裡倒反不便。」紫雲道：「我出去，不放心你。」寶珠道：「快些，不要多話。」紫雲移動金蓮，飛也似的去了。

寶珠掣劍在手，慢慢走出房艙，只聽外邊玻璃一響，窗格落地，飛進一個黑球子。寶珠此刻心裡也就慌極，暗想先發制人，等他動了手，我如何敵得他過？趁他還沒有落定，不顧好歹，就是一飛劍，用力擲去，只聽得哎呀一聲，沒命的穿出窗外走了。

原來吳方才跳進來，尚未站定，就中了一劍，卻正砍在頭上，只說也有準備，又不知船上有什麼狠人，不敢少留，趕忙逃出，連眉帶眼，鮮血淋漓，右眼也睜不開。定定神，正想要走，這裡松勇早追上來，大喝道：「大膽的刺客，丟下腦袋再走。」說著，一刀已到，吳方連忙招架。論吳方的本事，不是個魁首他也不來，此時卻不敢戀戰，一者傷已受重，二者心是虛的，要想跳出圈子下水，無如松勇這一口刀，一點空不讓。

心裡正急，聽見一聲信炮，火光燭天，喊聲震耳，都說不要走了刺客。吳方心中一慌，手中一亂，被松勇搶進來，一刀正中右肩，支不住望後便倒。眾兵丁一擁上前，捆起來了。這一鬧，陸營早已得信，墨卿差官來請安。寶珠隨即升帳，叫帶刺客。眾親兵將吳方推上船頭，中艙裡燈燭輝煌，刀槍燦爛。兩旁將士，護衛森嚴。寶珠粉面鐵青，坐在當中，巍巍不動。任你強梁逆賊，到此也覺寒心；即令奸惡凶徒，見面也應喪膽。令字旗出來提人，眾軍士擁吳方進艙，從刀槍林中穿過。左右喝聲跪下，吳方站立不跪，怒目而視。

寶珠哼了一聲，兩旁吆喝，有人過來將吳方一摔，竟摔他不倒。寶珠道：「大膽凶徒，見了本帥，還敢抗拒！」吩咐敲他狗腿。左右用鐵尺在他腿彎上，打了六七下，吳方倒跳了幾尺高，叫道：「性耐刀鋸，不耐鞭撻，要斬就斬，跪是萬不能的。」寶珠道：「逆賊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吳方道：「老子叫做吳方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如此胡為，敢來行刺本帥？」吳方道：「老子特來取你首級，回營下酒。不料老子命運不佳，被你擒住。是我該死，是你不該死。快些殺了老子，二十年後又來同你做對頭了。我看你這小兔子，有何能處？我們大王自會捉你替老子報仇！」說罷，罵不絕口。

寶珠大怒，吩咐推去，亂刀砍死。刀斧手將吳方推上船頭，黑旗一插，一通炮響，先是一陣亂刀，然後梟了首級，用紅盤子盛了，進中艙跪下獻頭。寶珠細看，見吳方呲牙裂嘴，雙眸炯炯射人，微笑一笑道：「好個惡賊，拿去前營示眾。」寶珠起身，侍衛退去。不知殺了吳方，邱廉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